

## 一个村庄的诡异“死神”

佚名

30多年来,几乎每个夏天,死神都会如约来到云南省崎岖高地上的这个小村落。当一个叫李林梅的农妇提着一篮蘑菇,走过王家村村头的小路,看见一间小平房门前挂起了崭新的白布帘,她就能知道村里又有人被“拖”走了。

王家村是云南大理东面的一个小村庄,距离大理市区大概需要一个小时车程。每年,当季风和季雨抵达这里的6月底,村里就会有不同年龄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神秘死去。

没有人知道“凶手”是谁。

村里唯一的医生李光辉脸色发白地从灵堂走出来。他皱了皱眉头并且自言自语道:“下一个死的会是谁?”这当口,李林梅丝毫都不会想到,令人胆战心惊的死神,极有可能就藏匿在她手中的篮子里。

### 神秘的凶手

发生在王家村以及周围地区的类似死亡案例,一律被称为“云南不明原因猝死”案。从1978年以来,当地已有超过400多例死亡病例和几十例非致命性心脏病病例,被归入这种“不明原因猝死综合征”。

就像魔咒一样,这些“不明原因”的猝死总是集中地暴发,村民们毫无征兆地陆续死去。因此,当村庄里出现第一个死者,往往会引发其他村民的恐慌。

然而,没有人知道“凶手”的真面目。50多岁的李林梅记得,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每年的雨季,都会有不少专家从昆明甚至北京赶来,钻进这个海拔2000米左右的村庄。这些戴着眼镜的城里人总会皱着眉头,在本子上涂涂画画,然后又陆续地离开。

2005年6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流行病专家曾光带领他的团队来到云南大理。他们和云南省本地的专家,开始了为期5年的追踪工作。第一步,他们对这些发生猝死症状的村庄,包括王家村在内,进行了生活评估。

在此之前,云南省地方病防治所副所长黄文丽带领另一支团队撒开了一张大网。从2002年开始,黄文丽为这种综合征编制了一份长长的危险因素清单,上面包括肠道病毒感染

染、饮用山溪水、酗酒以及食用植物油和蘑菇。

“但任何一个证据都没法说服大家。”刘吉开说。他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首席药物学家,参与了这次长达5年的调查取证。

为了逮住元凶,人们想尽办法。起初,云南本地的专家倾向于将死因归于克山病。在这块云南北部崎岖的高地上,土壤缺乏硒元素,是克山病的一个诱因。

这个论断很快被推翻了,云南的研究人员仅在4个村庄发现了柯萨奇病毒,这是克山病导致死亡的致命因素。此外,克山病患者的心脏肌肉在受到柯萨奇病毒的侵袭后,会导致器官病变。而近半数的猝死者心脏“看起来是正常的”,只有一些死者的心脏显示出轻微感染的迹象。

不仅如此,克山病这种慢性疾病发展缓慢,从未有过群体性地暴发。更关键的是,集体得病的患者中,约有2/3的病例发生于无亲缘关系的村民之间,因此克山病的遗传因素在其中更不可能起到任何作用。

死亡依然在继续。刘吉开听到的故事“都十分惊悚”:在临死前的几个小时里,约有2/3的患者表现出各种异样的症状,比如心悸、头晕、恶心、瘫瘫、疲乏等,有一些怪异的症状甚至无法归类。

由于之前无数次无疾而终的调查,村民们对这些专家的到来已习以为常。古老的流言,依然在村民之间流传。年长的村民会告诉小孩子们:每年6月到8月的雨季,千万不要在很晚的时候出门,否则就会被“鬼”拖走。

然而,死亡并非仅仅发生于夜晚。有的村民在白昼与人谈话时,猝然倒地,心脏停止跳动。

### 追捕凶手

就在专家们束手无策之时,神秘莫测的“魔鬼”终于留下了蛛丝马迹。

2005年夏天,云南本地的研究人员给曾光和他的团队送来了3组心脏组织病理幻灯片。图片来自3个家庭,这3个家庭在同一时间,都各有两个人死亡。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种致命的心律不齐,有迹象表明,某种类似药

物或毒素的物质打乱了心脏的平衡。为了证实这一种想法,专家们向医院索要了这些死者死前的心电图,心电图证实了这种怀疑。

此外,在2006年和2007年的调查中,专家们又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发现。他们在几户死者的家中发现了一种白色的小蘑菇。而另外几名猝死者的人也承认,死者生前食用过这种奇怪的小蘑菇。

2008年的夏天,刘吉开开始对这种小白蘑菇进行毒性测试。

一开始,这个资深的药物学家并不相信,小白蘑菇会有毒。他和他的团队沿着一条不足半米的小路,进入云南北部的森林里。大树长得高大,阳光几乎无法通过茂盛的树叶透射进来。这些小白蘑菇,成簇地生长在死去的树桩上,就像盛开的一朵朵小白花。

“就像很柔弱很可爱的小姑娘。”刘吉开打了一个比方。当这小白蘑菇从树桩上摘下来时,颜色就会变成淡淡的浅灰色。

捕捉“魔鬼”的科学实验就此开始。

刘吉开和他的团队成员戴上手套,将这种看起来寻常的小白蘑菇浸到酒精里。这种特殊的酒精在实验中往往用于化学萃取。他把这一过程戏称为“泡酒”,云南一些小村落的村民也常常用这种手段制作植物药酒。

经过一到三天的“泡酒”,刘吉开从萃取的溶剂中提炼出来一种复杂的提取物。这种提取物被装在化学容器里,运往位于北京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研究所。

一些健壮的小白鼠被挑选出来,装在实验笼子里。提取物被分成不同的剂量,作为食物,喂食给这些小白鼠。

“我觉得小白鼠不可能被毒死。”刘吉开描述自己当时将信将疑的心情。

出乎意料的是,在24小时之内,小白鼠们陆续死去,无论吞食的剂量多少。它们死亡之前,均出现一种奇怪的症状。它们像得了癫痫一样,不断颤动,出现水肿、小肠出血。

事实证明,小白蘑菇有毒。

接下来,刘吉开将所有的提取物,加以提纯分离,他和他的团队,利用一种色谱技术,将提取物中的干扰物质去除,提炼出一种有毒的化合物。

(下转右)

(上接左下)

光谱技术也投入了使用。刘吉开用电子质谱仪将这种化合物的分子打碎,利用光谱技术中的核磁共振成像,剥离出3种“奇怪的”氨基酸,专家们又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发现。他们在几户死者的家中发现了一种白色的小蘑菇。而另外几名猝死者的人也承认,死者生前食用过这种奇怪的小蘑菇。

通常来说,大多数蛋白质由氨基酸构成,它们的化学结构具有固定的模式,并且在人体的新陈代谢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从小白蘑菇中提取出来的氨基酸,却和任何一种蛋白质都毫无关系。其中一种氨基酸的化学结构甚至是“全新的”。

“3种都是有毒的。”刘吉开说。他几乎已经可以断定谁是每年光顾云南村庄的“鬼”。

### 逃跑凶手

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个说法。比如李光辉。

他坚持认为,山溪受到有毒物质或者病原体的污染,是导致这种猝死综合征的主因,“绝大多数的病例都喝过脏水”。

这个地区的村民喜欢饮用山里的天然水,尽管在专家们看来,这种水有股奇怪的味道。

刘吉开也证实,并不是所有的

猝死者都食用了这种小白蘑菇。调查组的研究人员注意到,重金属元素钒似乎在死亡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它可以引发心率失常。

2006年,调查组对发生群体性猝死的两个村庄,对死者及家属提取了血液样本。很多人的钒含量都超标了,其中一名死者达到了很高的含量水平。而在另外一个群体性猝死事件中,死者的血液、尿液、头发和本地的水中,都检测到高含量的钒元素。

另外,一些患病或者健康的村民的心电图数据,也把矛头指向了钒元素。值得注意的是,小白蘑菇的钒指数也超过了正常水平。

曾光拒绝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他在迟疑了很久之后表示,“现在还不能完全确认”,结果将在不久之后公布。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这项调查“承受了一定的政治压力”。

至今,常将蘑菇装进竹篮的李林梅和一些村民也不愿意相信,是小白蘑菇导致了猝死。在这些云南高地的小村落里,野生蘑菇是他们的重要收入来源。蘑菇的采摘季一般在每年的7~8月,“几乎整个村子的人都去采蘑菇了”。

## 一包烟的受贿罪

崔肇钰

科隆老城的档案馆一年前塌了,当时大部分专家都认为是在建的地铁工程导致的。经过整整一年的检查,结果比塌馆还震撼,修地铁不是造成去年灾难的直接原因,但地铁工程本身就是一场灾难。检查发现地铁隧道仅由不到实际所需两成的钢筋支撑着,水泥的质量也远低于安全要求,这是一项可能引发塌城的超级豆腐渣工程。

我对德国发生这样的事感到惊讶,不过更惊讶的是,事情发展不像我习惯了的那样,扯出一串贪污腐败的官员,进一步的调查宣布,这只是集体盗窃事件,有可能涉及黑社会。仅此而已?没有贪官?这可信吗?德国各界看来还是相信这样的调查结果。我们市负责政务的官员在一个私人场合对我说:在德国受贿

的空间没这么大。他举了个例子,大约四年前,基建部的主任被辞退了,并且丧失了巨额的养老金。他在这个部门工作了三十多年,受到市府上下的尊重。就在快退休的时候,有人偶然发现他有时收下建筑公司送的酒,相关部门马上立案调查。最后统计出他一共收下了价值约700欧元的酒,由于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因为这些酒给了建筑公司好处,因此免于起诉,但是他被排除出公务员队伍,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职务和福利。

公务员受到法律之上更严格的约束,这个我相信,这些制度之严之细,以致德国很多公务员都不自觉地养成了谨小慎微的性格。路上有车完全遵照时速限制开行,有的德国人会估计司机不是老太太就是公务员。保险公司给公务员开出的车险

的费用没这么大。他举了个例子,大约四年前,基建部的主任被辞退了,并且丧失了巨额的养老金。他在这个部门工作了三十多年,受到市府上下的尊重。就在快退休的时候,有人偶然发现他有时收下建筑公司送的酒,相关部门马上立案调查。最后统计出他一共收下了价值约700欧元的酒,由于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因为这些酒给了建筑公司好处,因此免于起诉,但是他被排除出公务员队伍,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职务和福利。

公务员受到法律之上更严格的约束,这个我相信,这些制度之严之细,以致德国很多公务员都不自觉地养成了谨小慎微的性格。路上有车完全遵照时速限制开行,有的德国人会估计司机不是老太太就是公务员。保险公司给公务员开出的车险

## 特别开心

## 借宿总统家

张达明

不久前,在奥尔特塔总统的倡导下,决定在本国举办首次半程国际马拉松赛,并在网上向各国长跑运动员发出了邀请。

33岁的菲利蒙·罗迪克是肯尼亚一名长跑运动员,平日总打听哪个国家举办马拉松大赛,然后争取机会去参加,以赢取奖金贴补家用。

东帝汶在网上发布的邀请被罗迪克偶然看到,而此时距比赛日期只有5天时间,心急如焚的罗迪克立即预订机票,终于在比赛开始的前两日,抵达了东帝汶首都的帝力机场。

由于走得匆忙,当罗迪克下飞机时,已经身无分文,连签证费20美元也拿不出来。在这个举目无亲的陌生国度里,罗迪克完全一筹莫展。

在这时,他无意间听旁边的乘客说,东帝汶总统奥尔特塔此时也在机场接人。虽然他不认识奥尔特塔总统,但还是抱着试一试的侥幸心理,决定大胆向总统求援,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

于是,罗迪克硬着头皮向在候机

厅的奥尔特塔总统靠近,但立即被几个警惕性颇高的警卫拦住,厉声喝问他:“你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的究竟要干什么?是不是要对总统图谋不轨?”罗迪克心里虽然有些害怕,但事已至此,他便壮着胆子对警卫说:“我想求奥尔特塔总统一件小事,请你们通报一声。”

他们之间的对话,恰好让奥尔特塔总统听到了,他走了过来,和蔼地向罗迪克问:“你好像来自国外,有什么困难尽管说出来,我会尽力帮助你的。”罗迪克语无伦次地说:“我,我身无分文了。”奥尔特塔总统微笑着安慰他:“别害怕,到底发生了什么,请你不必拘束地告诉我。”看着笑容可掬的总统,罗迪克心一横,将自己遭遇的困窘全都讲了出來。

奥尔特塔总统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对罗迪克说:“你莽撞得让每一个人喜欢。不过,请你放心,你所有的困难,我都会帮你解决的。”奥尔特塔总统在自掏腰包替罗迪克付清了签证费后,对罗迪克说:“如

果你不介意,就住到我家去,一切费用全由我出,你只需安心参加比赛就行了。”罗迪克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当确认总统不是开玩笑时,他惊得站在原地不知所措。最后还是总统提醒他“该去家里看看了”,他才如梦初醒,坐上总统的专车去了他家。

当晚,奥尔特塔总统设宴招待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一再鼓励罗迪克争取跑出好成绩,为自己的祖国争光。两天后,罗迪克如愿以偿参加了东帝汶首次举办的半程国际马拉松赛,他没有辜负奥尔特塔总统的期望,在这场21公里马拉松比赛中摘得了金牌,并获得5000美元的奖金。

当媒体获悉罗迪克的故事后,送了他一个绰号:“好运罗迪克”。在接受采访时,罗迪克感慨道:“在肯尼亚,我连跟总统打招呼的机会也没有,而在东帝汶,我竟住在了总统家,还夺得了冠军。如果我当时不是偶然遇上了奥尔特塔总统,如果我错过了向他求援的机会,别说夺冠得奖了,恐怕还得露宿街头。这让我想起了我爷爷给我说过的一句话:“人生中尽管存在一些偶然性,但并不是每一次你都会遇到偶然的因素。即使运气随处可见,若你不能把握也是枉然。”

摘自《当代青年》

医活国王,猴哥觉得死了三年的人难以起死回生,八戒使坏道:“师父你只念念那咒儿,管他还你一个活人。”师父真的念起紧箍儿咒。猴哥答应去阴间想办法,八戒给他增加难度系数:“他原说不用过阴司,阳世间就能医活,方见手段哩!”师父又动用那个声控武器。八戒高兴坏了,笑得打跌道:“哥耶!你只晓得捉弄我,不晓得我也捉弄你!”猴哥为泄愤,让八戒在国王尸体旁号丧,师父也一旁做伴号哭。他们一哭,猴哥就乐颠颠地救人去了。西行途中,兄弟几个降妖伏魔都是这般快乐“玩”成。

对唐师父来说,最大的敌人不是妖魔,是寂寞。他一个吃斋念佛的儒雅之人,如何与几个斗气使狠的粗俗之辈为伍快乐前行?他不把自己当师父,忘我不孤。

当一个人说太伤自尊时,或许是自尊心太脆弱;当一个人的尊严太易冒犯时,或许是他度量不够大。不把自己太当个东西,就少了上纲上线的不快。不像个样子,赢的倒是像样子的快乐。

摘自《可乐》

## 解读幸福

陈绍平

幸福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辞海》给“幸福”下的定义是: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

人类的幸福最初来自感官的感受,后来有一部分上升为思维。归纳或演绎让回忆和憧憬也有可能变得幸福。幸福没有一个固定的尺度与衡量标准,不同的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同,感知不同,所体会到的幸福感也不一样。

幸福的对比是苦难。没有经历过饥饿,就不会认为饱餐一顿是幸福;当在太阳下曝晒时,有一丝阴凉,我连跟总统打招呼的机会也没有,而在东帝汶,我竟住在了总统家,还夺得了冠军。如果我当时不是偶然遇上了奥尔特塔总统,如果我错过了向他求援的机会,别说夺冠得奖了,恐怕还得露宿街头。这让我想起了我爷爷给我说过的一句话:“人生中尽管存在一些偶然性,但并不是每一次你都会遇到偶然的因素。即使运气随处可见,若你不能把握也是枉然。”

摘自《当代青年》

## 幽默地生活

方成

看上去像60岁,听说话像50岁,身体硬朗,童心不泯,这是外人眼中的我。有人问:“方老,您都九十高龄了,还成天一副乐呵呵的样子,难道就没有烦心事吗?”我笑:“烦心事来了,你何不幽它一默?”

早年,我的理想是当悬壶济世的医生,却因一门功课亮红灯,被认为智商不够,只好放弃。至于后来把自己的一生嫁给漫画,还颇有那些赶鸭子上架的味道。二一九运动时,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搞华北自治,热血学生纷纷联合起来反抗。大家知道我平时喜欢画画,不由分说地让我画漫画。那时根本不知道漫画为何物,就想当然地画了一些。看到笔下那些被丑化了的小鬼子,我突然觉得浑身的一个毛孔都是舒坦的。后来,慢慢地就以身相许了。

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所中学作报告时,我与后来的妻子陈今言一见钟情。多次不见不散后,我便想入非非了。我说:你嫁给我吧!她羞涩一笑,为什么要嫁给你呢?我俏皮地说:你住的地方叫孙家院,我叫孙顺潮,我能不掉进你那坑里吗?婚后,我们的日子其乐融融。陈今言

李林梅和村民们常常在蘑菇地里搭起简易的帐篷,连续过上几夜。会有一些中间商,提着麻袋和杆秤,将村民们采摘的蘑菇以低价收走。而这些饱满多汁的蘑菇,将由中间商卖给饭店作为出口国外。日本餐桌上的松茸,欧洲酒店里的牛肝菌、乾菇等,大都产自云南。

唯独小白蘑菇,因为没有商业价值,成了贫穷村民唯一舍得吃的蘑菇。没有村民能够确切地说出这种蘑菇的名字,尽管,他们已经在村庄里生活存在了很多年。

不管如何,一场运动开展起来。从2009年6月开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们和云南当地的研究人员,深入到这些闭塞的小村落里。他们将一些健康小册子发给村民,上面印着这种小白蘑菇的照片,并且打上了大红的叉叉。谷场的高音喇叭开始不间断地播放,劝说村民不要再食用这种小白蘑菇。

看起来,魔鬼暂时被赶跑了。刘吉开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进行了这种宣传之后,2010年的雨季开始,这些村落的群体性猝死案件“几乎没有再发生”。

摘自《新发现》

费也相应低些,因为他们属于安全型人群。

在收受利益方面,其管理更近乎苛刻。例如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上至总理,下至门房,一个年度收取的与公务身份有任何关联的礼物总值不得超过25欧元,而且必须全部上报。25欧元,在德国可能只是一本稍厚的书。也就是说,要是你哪天收了一本画册,这一年内其他所有礼物原则上都应该拒绝。因为外交等理由不便拒绝的话,要报告人事部门,让其决定如何处理。

至于科隆、波恩这样的城市,也有具体规定限制公职人员收受好处,这条线延伸到市政府雇来收垃圾的工人。以前收垃圾的工人遇到住户刚好出门,偶尔会收到些小费或者小礼物。后来市政府认为这样会滋生腐败,于是制订了新的细则,现金是绝对不能收了,至于礼物,按烟过去抽抽可以,但接下一包烟的话,就属于贪污了。信任,可能就从这样的细节开始。

摘自《南方都市报》

而富人却不太容易做到,原因是富人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幸福指数。

平安是福。人生有大起大落,你也许家财万贯,也可能一贫如洗,但平安的我们,才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作为平常人,不奢望大红大紫,不祈求大富大贵,只求心安、体安、理安。只有平安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亮,多彩的梦才会化作缤纷现实。

其实寻找幸福的方法很简单:你只要找个地方静静坐下,闭上眼睛,慢慢做轻松的深呼吸,任凭大脑开始胡思乱想“幸福”的地方。那里或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或者月光如水,星辰灿烂。你仿佛置身在美丽的风景中,享受到一种无欲无望的安宁,这就是幸福。生活中不缺少幸福,而是缺少能感受和解读幸福的心。幸福就在身边,幸福就在你的脚下,不必舍近求远,而是俯拾即得。你找到了吗? 摘自《大江周刊》

方握手:大闻酒名。没想到,这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后来竟然成了这家酒厂的广告词。

2003年有段时间,跟了我30多年的红旗牌自行车被人偷了,我成天恍恍若失。不知情的邻居关心地问我怎么了,我叹了一口气说:朋友看我的车车太破了,非要用他的新车跟我换,没想到,我那心爱的红旗在他家楼下被盗贼贼给偷走了,到现在我还心疼得慌呢!邻居叹道:您老真棒,奔90岁了还能开车。我说:那有什么呀,你坐上它就跑,不用挂挡,不用加油,双腿一蹬,两轮子一转,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时,邻居才恍然大悟,哑然失笑,原来是自行车呀!

不少人见我90多岁身体还如此硬朗,纷纷向我讨教养生之道。其实,比养生之道更重要的是养心。性情好,精神好,人的身体就好。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不如意难免生气,伤肝又伤神,何不换个角度幽它一默呢?

一次乘坐公共汽车,车上人很多,我站在一个座位旁边,座位上的小伙子看了我一眼,没有让座的意思。事后说起此事,几个老朋友愤慨然,我却洋洋得意地说:你看,这足以证明我在小伙子眼中很年轻,还算不上个糟老头子!老朋友戏谑道:你这样宽容豁达,要是活不到100岁,肯定是老天爷犯糊涂了!我笑。但愿吧! 摘自《家庭》